

<<儒林外史>>之<范進中舉>

范進進學回家，母親、妻子，俱各歡喜。正待燒鍋做飯，只見他丈人胡屠戶，手裡拿著一副大腸和一瓶酒，走了進來。范進向他作揖，坐下。胡屠戶道：「我自倒運，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、窮鬼，歷年以來，不知累了我多少。如今不知因我積了甚麼德，帶挈你中了個相公，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。」范進唯唯連聲，叫渾家把腸子煮了，燙起酒來，在茅草棚下坐著。母親自和媳婦在廚下做飯。胡屠戶又吩咐女婿說：「你如今既中了相公，凡事要立起個體統來。比如我這行事裡都是些正經有臉的人，又是你的長親，你怎敢在我們跟前粧大？若是家門口這些做田的，扒糞的，不過是平頭百姓，你若同他拱手作揖，平起平坐，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，連我臉上都無光了。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，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你，免得惹人笑話。」范進道：「岳父見教的是。」胡屠戶又道：「親家母也來這裡坐著喫飯。老人家每日小菜飯，想也難過。我女孩兒也喫些，自從進了你家門，這十幾年，不知豬油可曾喫過兩三回哩？可憐！可憐！」說罷，婆媳兩個，都來坐著喫了飯。喫到日西時分，胡屠戶喫的醺醺的。這裡母子兩個，千恩萬謝。屠戶橫披了衣服，腆著肚子去了。

次日，范進少不得拜拜鄉鄰。魏好古又約了一班同案的朋友，彼此來往。因是鄉試年，做了幾個文會。不覺到了六月盡間，這些同案的人約范進去鄉試。范進因沒有盤費，走去同丈人商議，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，罵了一個狗血淋頭道：「不要失了你的時了！你自己只覺得中了一個相公，就『癩蝦蟆想喫起

天鵝肉』來！我聽見人說，就是中相公時，也不是你的文章，還是**宗師**看見你老，不過意，捨與你的。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！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『文曲星』！你不看見城裡張府上那些老爺，都有萬貫家私，一個個方面大耳。像你這尖嘴猴腮，也該撒拋尿自己照照！不三不四，就想天鵝屁喫！趁早收了這心，明年在我們行事裡替你**尋一個館**，每年尋幾兩銀子，養活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！你問我借盤纏，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，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裡，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！」一頓夾七夾八，罵的范進**摸門不著**。辭了丈人回來，自心裡想：「宗師說我火候已到，自古無場外的舉人，如不進去考他一考，如何甘心？」因向幾個同案商議，瞞著丈人，到城裡鄉試。出了場，即便回家。家裡已是餓了兩三天。被胡屠戶知道，又罵了一頓。

到出榜那日，家裡沒有早飯米，母親吩咐范進道：「我有一隻生蛋的母雞，你快拿集上去賣了。買幾升米來煮餐粥喫。我已是餓的兩眼都看不見了。」范進慌忙抱了雞，走出門去。才去不到兩個時候，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，三匹馬闖將來。那三個人下了馬，把馬拴在茅草棚上，一片聲叫道：「快請范老爺出來，恭喜高中了。」母親不知是甚事，嚇得躲在屋裡；聽見中了，方敢伸出頭來說道：「諸位請坐，小兒方才出去了。」那些**報錄人**道：「原來是老太太。」大家簇擁著要喜錢。正在吵鬧，又要幾匹馬，二報、三報到了，擠了一屋的人，茅草棚地下都坐滿了。鄰居都來了，擠著看。老太太沒奈何，只得央及一個鄰

居去尋他兒子。

那鄰居飛奔到集上，**一地裡**尋不見；直尋到集東頭，見范進抱著雞，手裡插個草標，一步一踱的，東張西望，在那裡尋人買。鄰居道：「范相公，快些回去。你恭喜中了舉人，報喜人擠了一屋裡。」范進道是哄他，只裝不見，低著頭，往前走。鄰居見他不理，走了來，就要奪他手裡的雞。范進道：「你奪我的雞怎的？你又不買。」鄰居道：「你中了舉了，叫你家去打發報子哩。」范進道：「高鄰，你曉得我今日沒有米，要賣這雞去救命，為甚麼拿這話來混我？我又不同你頑，你自回去罷，莫誤了我賣雞。」鄰居見他不信，劈手把雞奪了，**攆**在地下，一把拉了回來。報錄人見了道：「好了，新貴人回來了。」正要擁著他說話。范進三兩步走進屋裡來，見中間**報帖**已經升掛起來，上寫道：「捷報貴府老爺范諱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**亞元**。**京報連登黃甲**。」

范進不看便罷，看了一遍，又念不遍，自我把兩手拍了一下，笑了一聲道：「噫！好了！我中了！」說著，往後一交跌倒，牙關咬緊，不醒人事。老太太慌了，忙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。他爬將起來，又拍著手大笑道：「噫！好！我中了！」笑著，不由分說，就往門外飛跑，把報錄人和鄰居都嚇了一跳。走出大門不多路，一腳端在塘裡，掙起來，頭髮都跌散了，兩手黃泥，淋淋漓漓一身的水。眾人拉他不住，拍著笑著，一直走到集上去了。眾人大眼望小眼，一齊道：「原來新貴人歡喜瘋了。」老太太哭道：「怎生這樣苦命的事！中了一個甚麼舉人，就得了這個拙病！這一瘋了，幾時才得好？」娘子胡氏道：「早

上好好出去，怎的就得了這樣的病！卻如何是好？」眾鄰居勸道：「老太太不要心慌。我們而今且派兩個跟定了范老爺。這裡眾人家裡拿些雞、蛋、酒、米，且管待了報子上的老爹們，再為商酌。」

當下眾鄰居有拿雞蛋來的，有拿白酒來的，也有背了斗米來的，也有捉兩隻雞來的。娘子哭哭啼啼，在廚下收拾齊了，拿在草棚下。鄰居又搬些桌凳，請報錄的坐者吃酒，商議：「他這病了，如何是好？」報錄的內中有一個人道：「在下倒有一個主意，不知可以行得行不得？」眾人問：「如何主意？」那人道：「范老爺平日可有最怕的人？他只因歡喜狠了，痰湧上來，迷了心竅。如今只消他怕的那個人來打他一個嘴巴，說：『這報錄的話都是哄你，你並不曾中。』他喫這一嚇，把痰吐了出來，就明白了。」眾鄰都拍手道：「這個主意好得緊，妙得緊！范老爺怕的，莫過於肉案子上胡老爺。好了！快尋胡老爹來。他想是還不知道，在集上賣肉哩。」又一個人道：「在集上賣肉，他倒好知道了；他從五更鼓就往東頭集上迎豬，還不曾回來。快些迎著去尋他。」

一個人飛奔去迎，走到半路，遇著胡屠戶來，後面跟著一個燒湯的二漢，提著七八斤肉，四五千錢，正來賀喜。進門見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大哭著告訴了一番。胡屠戶詫異道：「難道這等沒福！」外邊人一片聲請胡老爹說話。胡屠戶把肉和錢交與女兒，走了出來。眾人如此這般，同他商議。胡屠戶作難道：「雖然是我女婿，如今卻做了老爺，就是天上的星宿。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！我聽得齋公們說：打了天上的星宿，閻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鐵棍，發在十八層地獄，

永不得翻身。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！」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：「罷麼！胡老爹！你每日殺豬的營生，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閻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。就是添上這一百棍，也打甚麼要緊？只恐把鐵棍子打完了，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。或者你救好了女婿的病，閻王敘功，從地獄裡把你提上第十七層來，也不可知。」報錄的人道：「不要只管講笑話。胡老爹，這個事須是這般。你沒奈何，權變一權變。」屠戶被眾人局不過，只得連斟兩碗酒喝了，壯一壯膽，把方才這些小心收起，將平日的兇惡樣子拿出來，捲一捲那油晃晃的衣袖，走上集去。眾鄰居五六個都跟著走。老太太趕出來叫道：「親家，你這可嚇他一嚇，卻不要把他打傷了！」眾鄰居道：「這自然，何消吩咐！」說著，一直去了。

來到集上，見范進正在一個廟門口站著，散著頭髮，滿臉污泥，鞋都跑掉了一隻，兀自拍著掌，口裡叫道：「中了！中了！」胡屠戶兇神走到跟前，說道：「該死的畜生！你中了甚麼？」一個嘴巴打將去。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，忍不住的笑。不想胡屠戶雖然大著膽子打了一下，心裡到底還是怕的，那手早顫起來，不敢打到第二下。范進因這一個嘴巴，卻也打暈了，昏倒於地。眾鄰居一齊上前，替他抹胸口，捶背心，舞了半日，漸漸喘息過來，眼睛明亮，不瘋了。眾人扶起，借廟門口一個外科郎中「跳駝子」板凳上坐著。胡屠戶站在一邊，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來；自己看時，把個巴掌仰著，再也彎不過來。自己心裡懊惱道：「果然天上『文曲星』是打不得的，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。」想一想，更疼的狠了，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著。

范進看了眾人，說道：「我怎麼坐在這裡？」又道：「我這半日，昏昏沉沉，如在夢裡一般。」眾鄰居道：「老爺，恭喜高中了。適才歡喜的有些引動了痰，方才吐出幾口痰來，好了。快請回家去打發報錄人。」范進說道：「是了。我也記得是中的第七名。」范進一面自^綰了頭髮，一面問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臉。一個鄰居早把那一隻鞋子尋了來，替他穿上。見丈人在跟前，恐怕又要來罵。胡屠戶上前道：「賢婿老爺，方才不是我敢大膽，是你老太太的主意，央我來勸你的。」鄰居內一個人道：「胡老爹方才這個嘴巴打的親切，^{少頃}范老爺洗臉，還要洗下半盆豬油來！」又一個道：「老爹，你這手明日殺不得豬了。」胡屠戶道：「我那裡還殺豬，有我這賢婿，還怕後半世靠不著也怎的？我每常說，我的這個賢婿，才學又高，品貌又好，就是城裡頭那張府、周府的這些老爺，也沒有我女婿這樣一個體面的相貌！你們不知道，得罪你們說，我小老這一雙眼睛，卻是認得人的！想著先年，我小女在家裡長到三十多歲，多少有錢的富戶要和我結親，我自己覺得女兒像有些福氣，畢竟要與個老爺，今日果然不錯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眾人都笑起來。看著范進洗了臉。郎中又拿茶來喫了，一同回。范舉人先走，屠戶和鄰居跟在後面。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，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。到了家門，屠戶高聲叫道：「老爺回府了！」老太太迎著出來，見兒子不瘋，喜從天降。眾人問報錄的，已是家裡把屠戶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。范進拜了母親，也拜謝丈人。胡屠戶再三不安道：「^{些須}幾個錢，不夠你賞人！」